

将军·战友

杨居人 著



将 军 · 战 友

杨居人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110号

将军·战友

杨居人 著

•
新华出版社 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125印张 20万字
1993年9月第一版 1993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2096-X/G·775 定价：6.40元

前 言

抗日战争时期，我和杨居人同志同在淮北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第四师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又同在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机关报《雪枫报》共事。《将军·战友》一书中写的几位将军都是我们的首长，几位战友很多我也认识，文中记述的许多事情我也知道。他记述的人和事都是真实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也不是合理想象，更不是胡编乱造。它是历史的真实，也是真实的历史；是珍贵的史料，也是生动感人的教育后代的好教材。

书中写了十多位人物，是人物纪实文学作品的汇集。陈毅将军是当年新四军军长，邓子恢将军是新四军第四师的政治委员，彭雪枫将

军是新四军第四师师长，《淮北轶事》一文中写的刘少奇、黄克诚、徐海东将军等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中华民族的英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卓越领导人，在人民群众和干部中都有崇高的威望。

陈毅将军在处理 and 当年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队作战的山子头战役及日伪军第八方面军军长郝鹏举举义后又和日伪军勾结叛变革命的事件，反映了陈毅将军的战略家的政治气度，体现了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保护了人民的利益；邓子恢政委是我们党的农民运动专家，有着鲜明的群众观点，灾荒年在雪地里走访贫农家庭的动人情节，反映了党的依靠人民、关心群众生活的优良传统作风；彭雪枫将军具有儒将风度，在处理边区军队、政府、人民之间的工作任务中流传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文章从一个侧面记述了共产党人的风采，生动感人。书中写的几位战友，都是平凡的革命战士，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出色的贡献。有的是见解卓识、作风朴实的新闻工作者，有的

是胆识超人的战斗英雄，有的是吃苦耐劳的模范。将军战友的共同特点都反映了为革命、为人民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表扬英雄模范，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也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宣扬艰苦奋斗的传统，对于教育后代，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杨居人同志好学、深思、勤记，是一位从事多年民族报道的新华社老记者。他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熟览群书，理论知识和历史知识都很厚实，加之他有多年的革命生活的基础，和勤于记日记的习惯，就为他离休后创作纪实文学作品奠定了基础。

杨居人同志认为纪实文学作品是新闻报道的一种形式，不主张虚构和合理想象。他写的这几篇纪实文学作品，时间、地点、人物、情节、事件过程等都是真实的报道。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纪实文学作品的生命。真实就能感人，真实就有教育意义。虚构和合理想象，依靠编造情节和华而不实的文字，骗取读者的感

情，不仅容易出现漏洞，而且常常歪曲人物的形象。纪实文学作品，不是理论概念的逻辑推理，主要依靠形象思维和朴实的语言文字，纪录真人真事，体现人物的特征和风采，反映时代的精神。杨居人同志在作品中很注意抓人物特征，又善于运用群众语言，体现人物的品格气质，可信可读。《雪地上，他拖着一双毛窝……》就是一篇典型的纪实文学作品，是他这几篇作品中的代表作，我读了三遍，每次都流了眼泪，很值得一读。

杨居人夫人齐裕环同志整理出版老杨的遗作，为教育后代提供了一份有益的教材，做了一件好事。我写此文，表示我对将军和战友的深切怀念！对居人同志的深切怀念！

戴 邦

1993年3月

目 录

前 言

雪地上，他拖着一双毛窝……

…………… (1)

大将气度

——《山子头战役》纪实 …… (9)

陈毅胸怀 …… (53)

烟柳沙洲

——忆陈毅将军春游大柳巷 …… (127)

淮北轶事

——忆彭雪枫将军与新四军第四师

…………… (134)

陈克寒在豫皖苏根据地 …… (169)

时代的真情 …… (178)

神枪手吴守训 …… (186)

记薛伯青	(211)
铺路人	(220)
老病号	(229)
交通线上	(236)
记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宣传队	(255)
艰苦的岁月 战斗的历程	
——回忆《雪枫报》	(262)
从合肥到南京	
——南京《新华日报》创刊前后	
日记摘录	(296)
时代的教诲	
——平生回顾	(307)

雪地上，他拖着一双毛窝……

1943年过罢春节，淮北平原上严重的春荒开始了。2月3日淮北新四军第四师直属队，在驻地陈店子召开大会，动员生产节约，救灾度荒。会场在一个堆放柴草的大院里，部队到齐以后，我们四师政委、中央淮北区党委书记邓子恢同志来了。天气阴冷，象要下雪的样子。他身上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脚上拖一双毛窝。

淮北洪泽湖沿岸，盛产芦苇，每到夏天出齐了穗，百里苇滩一片淡紫色摇摆的丝绒。秋后人们割了芦苇堆在岸上，贫穷人家剪下苇穗，编成毛窝鞋，绗上木底，里面填上麦秸，不用花钱，又很暖和。那时部队生活艰苦，邓老不舍得要供给部给他做双鞋，每年冬天就穿这种毛窝。要是他一身便衣，那就是村里常见的那种老头儿了。

邓老行事，不重外表，只讲究实际。1941年他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初夏他从淮南到淮北来，淮北部队在洪泽湖畔的半城，举行了盛大欢迎会。大家听说邓主任早年留学日本，主编过报刊，善理财，是中国工农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

又是著名的农民运动专家，想来定有一番温文儒雅，彬彬有礼的学者风度。谁知道首次见面，他没有半句客套，操着浓重的福建话，一上来就作了一个长篇大报告。反复强调充分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加强部队建设，开辟巩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讲了一天，还没有讲完。

以后，邓老留淮北工作。他不顾年老体弱，白发苍苍，遇事总要倾听群众的心声，一竿子插到底，亲自到基层调查研究。在草铺上，在牲口棚里，同战士、农民促膝而谈，抽丝里絮，找出本质。遇到重要的问题，必追本溯源，探知底蕴。他实事求是，确定工作方针，不掺进一点虚假的成分，不为时势所左右。他处事稳重，不是裹足不前，而是抓住关键，全力以赴，坚韧不拔，贯彻到底。连战士们也说：“邓老减租——坚决性儿的！”

邓老与人们相处，总是想着别人。

那年冬天，邓子恢同志有病，师政治部城市工作部的同志，念他年老，从上海给他带来一斤多橘子。

“啊！真正的龙岩蜜橘呵！”

邓老是福建龙岩人，在这北方偏僻的农村，能吃上几千里以外家乡的橘子，真是想不到噢！他拿起一个红橙橙的、新鲜的、饱含果汁的橘子说：“说不定这正是象井村山坡的树上长的哩！”

故乡的橘子多么诱人，但是他又把它放在桌上，没舍得吃。第二天区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他拿出几个掰开分给大家，自己只尝了两瓣。以后，他送给比他年长的淮北参议长

田丰老先生两个，老教育家任崇高老先生两个，剩下的一个一直放在他的箱子里。

那时司令部有个司号员，名叫姬云焕，只有十三、四岁，大家叫他“焕儿”。后来他生病住医院回来，邓老怜惜他，把他叫到屋里，从箱子里拿出那个剩下的橘子，放在“焕儿”手里，哄着说：

“快拿去吧！没有啦！”

淮北1943年的春荒，主要是因为1942年歉收。这年麦收以后，下了一场透雨，田野里充满了生机。玉米刚伸出一片新叶，卷成个喇叭筒，亮闪闪的水珠，在上面滚动。庄稼的长势，本是喜欢人的。不想整个夏天没有一滴雨，太阳把火焰喷向淮北平原，水井干了，禾苗枯焦。那时候邓老夜间在窗前办公，每当小青虫扑打油灯，天气闷热的时候，就觉得该落雨了。走出房门一看，满天星星，院里挂着房东二小子扎的蛐蛐笼，上面放一朵金黄色的南瓜花，两只蛐蛐叫得正欢。哪里有一点云？秋季减产，邓老预感到来年的春荒，曾指示各地精打细收，颗粒归仓。谁知刚刚打完了场，日寇集中一万多人的兵力，配备飞机、汽艇、坦克、大炮、骑兵，分五路对淮北进行疯狂的大“扫荡”。淮北军民奋起与敌人鏖战三十三天，把“扫荡”彻底粉碎。但鬼子的“三光”政策，使淮北解放区受到了很大摧残。这样，到了1943年，春荒更见严重了。

邓老时时惦记着淮北三百万人民。人民愈是不幸，他的心与人民就连得更紧。在生产救荒的动员会上，他说：“同

志们，春荒严重，但更严重的是我们有些干部，对群众生活的漠不关心。在盱凤嘉县^①浮山镇，有一对老夫妇断粮断炊饿死了！这个乡的乡长和党支部书记，事先竟然不知道，两天以后发现也没有向县委作报告。同志们，我们这里是解放区，是不允许饿死人的，不然，与国民党区、日伪统治区还有什么区别？看到老百姓饿死不管，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区党委决定，开除这个乡长和支部书记的党籍，刊登在《拂晓报》上，教育全党。同志们，我的工作没有做好，让群众受了委屈，我很难过。”邓老说着流了眼泪，同志们深受感动。

2月4日，五十高龄的邓子恢同志不辞辛苦，亲自去盱凤嘉了解灾情，寻求救灾的办法。一清早，大路上的车辙，冻裂了两条缝，棱子上一层霜粒，土色灰白，象冰一样凉，石一样硬。邓老放下帽耳，穿一件棉大衣，拖着一双毛窝，顶着呼呼的北风上路了。

邓子恢同志在淮北工作多年，德高望重，被大家尊为长者。一片慈祥的老人心肠，总是关心着人们的冷热寒酸。

他过了淮河，到了盱凤嘉，顾不得休息，一村一村，一户一户，不是“视察”，是叩门看望受灾的人民，向他们询问救灾之策。

^①当时解放区的县，多是边区县，这个县在安徽盱眙、凤阳、嘉山交界处。

2月7日，天下大雪，那雪轻轻飘下，一片片盖住了紫阳山，铺满了大地，黑色的树林一只飞鸟也看不见。出了村头，朔风呼啸着吹起雪粉，卷成一个雪柱，迎面扑来，散落在身上。邓老与盱凤嘉县委书记姚子健，在县委驻地紫阳镇继续了解灾情。他的棉大衣上落了一层雪，歪楞着身子，来到镇子东头两间孤零零的小屋，看望生活最困难的灾民农会副主任阚振东。

阚振东是个好把式，使牲口远近闻名。他能从牙口看出年龄，从肩膀看出力量；性子再烈的牲口，他一鞭子下去，能把它打倒，又不伤牲口一点皮毛。他为人正直，浑身力气，地没一亩，全靠给人家当大领（雇工），养活家小。去年老婆病死，撇下两个孩子，今年他生了一场大病，被主家辞退。他在紫阳山的荒坡上，种了一点玉米，拖着有病的身子，苦筋拔力劳累了一个夏天，秋天留给他的只有一把枯草和无声的叹息。连年亏空，手上总是磨不开，到了冬天，日子愈来愈不好过了。

邓老掀开门上的草帘，风卷着雪花钻进来。老阚一看是邓老（他到边区开会曾听过邓老的报告），先是一愣，连忙让坐：

“咳！邓老，这么大雪，你怎么……”

“来看看大家。”

邓老两眼扫了扫这屋子，空荡荡的，墙上挂了一顶破得只能吓唬老鸱的草帽，锅台上放一个有缺口的瓢。两张凹得象船一样的软床，两床露出灰白棉絮的被子。

“日子过得究竟怎么样？”邓老问。

“还行，邓老。反正嘴总不能挂起来，抓搔着吃哩！”

邓老要看看他们吃的是什麼，掀开锅盖一看，黑乎乎的半锅，不知是什麼东西。锅台旁边有三个破烂的口袋，邓老抄起来看看，一袋子树叶，一袋子杂色野菜，半袋子薯叶。他明白了。

“别瞒我，说实话，断粮多少天了？”

老阉胡子拉茬，核桃大的喉结动了动，嘴角向下一撇，把话咽在肚里，没有说。他宁肯啜饮着这人生道路上的不幸，和孩子们一起吞食苦涩的野菜、树叶，不愿在人面前，诉说自己的艰难。

县委书记姚子健同志，小声地用他那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对邓老说：“前些天我们了解群众生活情况，紫阳的支部书记说，老阉家有个把月没见一粒粮食籽了。春节的时候，支部书记挖给他一瓢豆杂面，全家才算过了年。”

邓老看看两个孩子，一身破衣裳，蜷缩着身子，又冷又饿，瑟瑟发抖。那女孩儿约摸六七岁，男孩儿不过三四岁，坐在老阉两边，象两颗沉甸甸的泪珠。邓老要警卫员到县委伙房，给孩子拿几个馍。警卫员拿来几个窝头，那男孩抱住咬了一口，两颊鼓得圆圆的，伸出鸡爪般的小手嚷嚷着：“我还要！我还要！”

邓子恢同志深深的眼窝里，眼角润湿了。这时他发现墙角有一个一人多高的粮食囤，上面盖着谷草。他走近随手摸了一把，伸开一看，是黄澄澄的玉米！

“这么多玉米，你怎么不吃呢？”邓老问老阕。

“这是公粮，哪能动！我保存一千五百斤，一颗不少。”

“挖一点吃吧，不要多吃。”

“哪能哩，现在的人都提高啦，新四军在前方打鬼子，拚命流血，哪能争粮食？”

“好同志，好同志！”邓子恢拍着老阕的瘦削的肩膀。

这就是战争年代我们的朴实坚韧的人民。正是这伟大的人民支持了我们党的事业，才使我们无攻不克，无仗不胜！邓老对姚子健说：“他们家放着大囤的粮食，一家老小却饿着，这合理吗？粮食是他们种出来的，我们吃粮食，他们吃野菜，这公平吗？共产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要是让人民受了委屈，那将是历史的罪人！”他低声地安慰老阕说：“莫愁，共产党惦记着你们，大家想办法，一定会度过这个难关。”

邓老离开阕振东的家，回到县委，又邀集基层干部，征询大家对开展生产救荒的意见。第二天雪停了，天空一片灰白，田野里迷迷茫茫。邓老拖着毛窝踏着皑皑的积雪，身后一行脚印，深深地印在淮北大地上。

回到司令部驻地陈店子，区党委召开会议，布置了救灾工作。根据统计，全区公粮库存，维持到麦收，尚略有裕余。由淮北行政公署发出紧急通知，把这批粮食立即调出，无偿发放给断炊的灾民。部队、机关、学校作了动员，前方部队每人每天自愿省下一两粮食，后方机关学校每人每天省

下二两，陆续拨给受灾的群众。区党委号召淮北军民，动员起来，生产自救！

一个生产自救运动，在淮北平原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编苇席，割茅草，纺纱织布，天暖以后下洪泽湖采藕，打野鸭捉鱼，开荒种菜。在那艰苦的敌后斗争中，党领导淮北人民度过了1943年严重的春荒。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老政委，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子恢同志，也已辞世多年。但每到冬天，当大地铺满白雪，我就想起了淮北艰苦斗争的年月，想起了他。

雪地上，他拖着一双毛窝……

1984.7.10